詩益

詩益卷之十七

金壇後學劉始興字子彥一字部江纂

小雅上

序說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今按小雅首二十二篇（鹿鳴至菁菁者莪）如采薇出車蓼蕭湛露彤弓之屬多言天子朝會燕饗征伐之事皆政之大者豈得云小事乎若謂大雅上陳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之詩小雅惟著宣王以下此特世盛衰不同耳非政有小大也二雅凡美刺宣幽諸詩辭事多相類故不得復分大小也

孔氏疏小大雅由音體有小大朱子亦序說義未合
謂各以其聲附之辨見下夾漈鄭氏說
故朱子集傳從闕不載朱子大序疏亦仍用序說云小
雅王政之小事大雅王政之大
體而集 李氏曰小雅主一事
傳附之至諸家如李迂仲言大雅泛言天下事蘇潁濱
蘇氏曰小雅言政事得 鄭漁仲 鄭氏曰雅有小 陳少南
失大雅言道德存亡 大由音有小大
華陳氏曰小雅皆經營內 又各自立義與序說不同而
外事大雅述已成之功
皆未可通故不復詳辨今解具詩大同
漢唐先儒舊說小雅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大雅
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雅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以下
爲變雅今按先儒說於大雅義尚無害若小雅自鹿鳴

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楚茨至車舝十篇。魚藻采菽二篇。黍苗隰桑二篇。瓠葉一篇。皆天子朝會祭祀燕饗樂歌之詩。今分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楚茨以下十五篇爲變小雅。此義之不可通者。故復改正之。詳見本傳。

左氏春秋傳季札觀樂篇曰。小雅周之衰。杜預左傳註釋衰義爲小謂周德尚小之時。曲解無理不可從。服虔謂爲衰微之衰。謂當周衰時。其說是也。劉炫亦云。杜解錯謬。而以服言爲合。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今按二說不同。然以詩義分考之。則皆可通。蓋左氏所稱。以小雅六月

以下宜幽時詩而言故曰周之衰王氏則謂小雅首鹿鳴以下及後楚茨以下凡燕饗樂歌諸詩多作於文武成周之世故曰周之盛也然燕饗樂歌內如常棣采薇出車等篇亦有不盡出於周之盛者說詳後本篇下

魯齋王氏曰風雅之別朱子答門人之問亦不一有聲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辭氣不同之說今拔風風也教也風主於教化感應凡天子諸侯之國皆有之雅惟著天子之詩而周室之盛衰王道之興廢始終備焉此風雅分別之大義也風又有在上在下之別上

所以感也下所以應也其在上者蓋多學士大夫之作而在下者則民俗歌謠之辭過半焉風又兼有風土義然以風化為主而風土在其中。雅者正也常也謂天子正樂之常歌也故夫子以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為二雅之冠以其爲燕饗賓客之樂雅所由作亦雅所由名也而追述先王先公之德之詩繼作焉後世衰政諷刺之詩又繼作焉。凡此風雅分別之義學者所當深曉至於聲音辭俗諸說各拈一端而未可拘泥已略具前王風辨讀者參觀之可耳。

夾漈鄭氏論三百篇皆以聲別故歌則各從其國之聲朱子集傳亦謂變雅各以其聲附之愚按國風二雅亦有不可盡以其聲辨者如二南同美文王之化而其詩又多雜出南國之人豳風名豳而非作於豳今分三國之聲可乎邶鄘衛不可分說已見前二雅刺厲幽諸詩非古者樂章所用辨已見前至於小大之分固有義在說詳詩次問今不辨其義而惟辨其聲可乎古樂之淪亡久矣聲音之道已不可復考若夫三百篇之義至今猶在學者舍彼取此非所安也先儒謂聲調之說

朱子晚年不取，蓋有深意矣。然則集傳云云，毋亦當日未及改正之論與。

鹿鳴

序說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朱子集傳，序以此爲燕羣臣嘉賓之詩，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今按小

雅首鹿鳴以下諸篇皆天子燕饗羣臣樂歌所用之詩朱子云上下通用者蓋後世變禮之事則然耳非當日作詩本意也說已見前總魏

常棣

序說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朱子曰國語富辰之言以爲周文公之詩春秋傳又以爲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今按小序

從左氏外傳說。朱子集傳亦仍其義。而辨說未有定論。
竊推篇意考之。其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務。言
此數者。所以明兄弟天倫之好。異於他人。故曰。凡今之
人。莫如兄弟。然皆世俗之常情。而與周公管蔡當日事
勢異矣。昔者武王既喪。成王新立。周公輔之。二叔不哀
武王之喪。而與流言之謗。是不懷死喪也。武庚爲亂。二
叔助之。是不急難。反爲難也。二叔因與周公流言之隙。
送外助武庚爲亂。是鬩牆而不禦務也。篇中所言。與周

公替祭當日倚事相反。若云反言相況。則下文第五章喪亂既平云云。便不宜作此等辭語矣。讀者詳之。左氏內傳說蓋近之。外傳不足據也。

天保

序說。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朱子集傳說略同。今按序說及鄭氏箋義善矣。但鹿鳴至此六篇。或孔子編次如此。當日恐非一時之作。以常棣一篇證之可知。即後世工歌。亦宜依事分類。未必同時並列也。上下答歌之

說。正未可深泥耳。

采薇

序說。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朱子曰。此未必爲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今按此篇同下出車篇。以後六月采芑及大雅常武篇考之。蓋皆周宣王時詩。大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南仲。宣王時卿士。辨見常武本篇。漢書古今人表。亦以南仲爲宣王時。今人。叙與召虎方叔仲山甫諸人同列。

出車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則出車為宣王之詩明矣采薇與出車同次又後六月采芑言伐玁狁采薇出車亦以伐玁狁為言則伐玁狁蓋宣王時事而采薇出車之並為宣王詩又明或云伐玁狁不必宣王時有之然此四詩並以伐玁狁為言而出車六月采芑既皆為宣王時詩則采薇可知孔子以采薇出車同次義例亦易明漢書匈奴傳亦以六月出車為宣王之詩蓋有本也小序毛鄭氏惟說解常武篇義並見後常武篇疑南仲為文王時人遂以此篇為文王之詩朱子未有明辨故今更正之又序說此篇云遣戍役朱子集傳同今玩詩意乃戍卒自作非為遣戍樂歌

作也。說詳詩文問及本傳。

出車

序說。勞還率也。今按此篇辨已見上。又據篇意蓋宣王時將率所作非為勞率樂歌作者。說竝見詩文問。

詩曰。黍稷方華。鄭箋云。朔方地六月時。又王風黍離篇孔氏疏云。黍秀稷尚苗。六月時也。孔氏又云。稷穗七月時。稷實。八月時。蓋朔方與中國地異。故二說不同如此。今竝存之。

杕杜

序說。勞還役也。朱子曰。同上。今按此篇辨亦同上。

或疑采薇出車杕杜三篇作勞遣者代設之辭似亦可通愚按因杕杜勞使臣雖亦代爲使臣之言然篇末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則其爲代設之辭明矣今此三篇前後文義並未見代設之意而云勞遣之辭非作者本旨也

魚麗

序說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今按此篇序說迂不切詩意故從朱子說

之。但天保以上治內云云。解以上諸篇大序之義極合

詩見詩大序。至其作詩時世。則不可考。而云文武者。誤

朱子譏之是也。朱子曰說者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誤甚矣。

南陔

朱子集傳。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遂升魚麗以足

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

什首。故依儀禮正之。今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工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

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蓋當時樂歌篇第如此孔子論次雅詩悉當以義爲斷不唯其聲歌之先後也儀禮二南最後承今其詩列周風首又儀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後即樂南陔白華華黍今删以常棣伐木以下等詩則知孔子編詩不依樂歌次序明矣又考毛氏舊本以鹿鳴至華黍十三篇爲一什而以南有嘉魚爲次什首故鄭氏云毛公分小序置各篇端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非孔子之舊依鄭氏說毛氏固未嘗倒易篇第也今復從毛氏之舊詳見本傳惟詩分什說詳見詩次補音

南陔白華華黍三篇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曰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郝氏仲輿曰樂由心生聲由辭出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王者作樂須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序謂亡其辭者是也今按朱子謂笙詩有聲無辭郝氏仲輿復辯從序義說

亦可通，存之。

南有嘉魚

序說，樂與賢也，大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朱子曰，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大平君子者本無謂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今按此篇序說與朱子集傳，大意略同，但朱子云序不明其用者，亦謂上下通用之樂耳。辨已見前，至此篇時世從風說者謂專指成王時，固或然，而未可泥也。

詩二章曰，嘉賓式燕以衎，按朱子註易漸卦飲食衎

衎云衎衎和樂意故本傳采用之。

南山有臺

序說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朱子只序首句誤詳見本篇集傳此亦燕饗通用之樂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但所謂通用者辨同上耳。

由庚

由庚及下崇邱由儀三篇朱子依儀禮改易篇第說已見上但六月篇小序是三篇次第並依儀禮惟魚麗仍舊六月小序總論鹿鳴以下二十餘篇之義采薇出車杕杜後次魚麗次南陔白華華黍皆仍毛氏舊本惟

由庚以下，式南有嘉魚，式崇邱，式南山有臺，式由儀，射依儀禮間歌次序。朱子曰，鄭氏誤分魚麗爲文武詩，故移此序一句於南陔上，今考鄭箋無毛公倒易篇第之說，唐孔氏疏亦不言鄭氏移小序之次，六月序說，或作者博采異義，以廣見聞，非必本詩次第如此也。

蓼蕭

序說，澤及四海也。朱子集傳，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序義膚廓，不足取也。

菁菁者莪

序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朱子曰序全失詩意集傳此亦燕飲賓客之詩今按此篇朱子傳解明白清切序說不足採也

采芑

詩曰薄言采芑朱子集傳芑苦菜也按陸璣疏云芑似苦菜今從陸氏義

車攻

詩六章曰兩驂不猗朱子集傳猗偏倚不正也又節南

山二章曰有實其猗鄭箋猗倚也此並解猗從倚義衞
風淇澳篇猗重較之猗義同或謂猗有倚音無倚義者
誤
鴻鴈
序說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
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朱子曰此以下時世不
可考又曰未見爲宣王之詩今按鴻鴈至無羊十篇既
次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詩之後節南山正月以下
幽王詩之前其義又非若鹿鳴楚茨諸篇前有祭祀燕

饗樂歌之類。則其為宣王時詩甚明。序說舊解。新而從之可也。

庭燎

序說美宣王也。因以箴之。[illegible]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illegible]正其官。而問夜早晚。朱子集傳。王將起視朝云云。今按朱子集傳云。王者宣王也。齊說見上。此篇恐無箴意。小序及鄭氏說乃衍義耳。故今削之。

沔水

序說規宣王也朱子集傳此憂亂之詩今按此篇蓋宣王時同列相戒之辭耳恐未有規王意或曰篇中雖以兄弟邦人諸友爲言而其規王之意自見言外說亦可通存之朱子集傳不言宣王者疑非宣王詩也辯已見上

鶴鳴

序說誨宣王也鄭氏箋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朱子集傳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今按此篇誨宣王鄭氏發義惟據求賢一端爲偏矣解詳

本傳末了疑非宣王詩說見上。

祈父

序說刺宣王也朱子集傳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又曰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

王氏曰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今按宣王辨說見上但謂此詩作於千畝戰敗之時亦恐有未

王氏解如此

然耳故今闕其說。

白駒

序說大夫刺宣王也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今按此篇朱子傳解亦不言刺宣王今從序說及毛氏義詳見本傳

黃鳥

序說刺宣王也毛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朱子集傳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今按此篇朱子傳解明白清切毛氏不及也但所謂宣王之末者義未可闕耳

我行其野

序說刺宣王也鄭氏箋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朱子集傳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今按此篇鄭氏箋義與朱子傳解不同今從朱子餘說同上

斯干

序說宣王考室也鄭氏箋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今按此篇從序說及鄭氏箋義詳見本傳下篇同

無羊

序說宣王考牧也。鄭氏箋厲王之時牧人職廢宣王始
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今按此篇說
見上。

小雅下

節南山

序說家父刺幽王也。朱子集傳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
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
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同異。大抵序之時世。
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今按凡詩時世有不可闕者

所謂必待時世名氏而明者是也。假如小雅此等詩。若皆闕其時世。則篇中云云。不知其所刺何王。所言何事。誠恐無以見周道之盛衰。王政之得失。而小雅之義雖明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謂雅亡也。雅詩終於幽王。平王東遷後降爲國風。故孟子曰雅亡。以此言之。小雅詩自節南山以下至末。其並爲幽王時詩無疑。又如正月十月之交大東之篇。本篇詩文明有據驗（詳見後）其上下篇義。皆可例推。舊解循而從之可也。雖中閒楚茨信南山以下諸篇。祭祀朝會燕飲采菽之作。則

不在此例耳。說詳見後毛鄭氏尊序雖誤以楚茨等篇為刺幽王，其於篇意實不可通。朱子既削其說，而於聖人編次小雅之義尚闕，故併疑節南山以下為非幽王時詩。今說詳詩次問，家父說則已具本傳。

正月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今按詩八章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褒姒，幽王嬖妾也。此篇詩文明有證據，序說無疑。

朱子集傳附或說云，此東遷後詩也，其言褒姒威之，有監戒之意，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非慮其將然之辭。今按篇中云云，正慮其將然之辭耳，非道

已然之事也。詳見本傳。或說未可據也。

十月之交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今按詩內章曰豔妻煽方處朱子集傳豔妻即褒姒也。據此則朱子傳解已從序說矣。又此篇蓋即向邑之人所作。序云刺幽王得之。云大夫者非是。解見本傳。以下至小宛四篇毛傳並同序義唯鄭氏以爲作刺厲王詩。朱傳皆不用其說。故今不復辨。

雨無正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今按刺幽王說同上。詩曰宗周既

淑云云。朱子集傳附或說云，疑此亦東遷後詩也。愚竊或說亦未然。蓋此篇雖若追已然之事，然亦西周將亡時詩耳。詳見本傳。又據篇內第四章語，乃幽王左右贄御之臣所作。序曰大夫，尤非是。

小旻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朱子集傳，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今按朱子集傳云王者，幽王也。

辨說見上。

小宛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朱子集傳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今按此篇宜合序說及朱子集傳義乃得之詳見本傳

小弁

序說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朱子曰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今按孟子云小弁親之過大據此一語可斷其爲幽王太子宜臼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

在尋常放子。則已之被讒見逐。猶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哉。又詩二章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此有傷周室衰亂之意。若尋常放子。其於國家事何有。爲序說云云。今斷從之可也。朱子集傳云。太子作此詩。序又云其傅代作。今並存之。詳見本傳。

巧言

序說。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今按此篇序說與朱子傳解大意略同。集傳亦云。大夫傷於讒云云。但朱子不言

刺幽王。說已見前。

巷伯

序說。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今按序說未及被宮刑意。而集傳云云者。說本班固史遷贊。史遷贊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但玩篇意未有明指。或恐此人既爲寺人後復遭讒被罪而作此詩。班固史遷贊以其言近似。故附及之。未可遽泥也。今姑從闕。詩五章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若指被宮刑言。但曰勞人曰草草。謂意痛殘不切。

谷風

序說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朱子集傳此朋友相怨之詩今按篇中未見刺幽王意序說蓋增此義不可從也其下云云則與朱子傳解略同

蓼莪

序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耳朱子集傳無刺幽王語餘略同今按此篇說同上

大東

詩曰東人之子西人之子蓋其時周室未恐故指列國

爲東人周室爲西人然則此篇爲西周時詩甚明

四月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朱子集傳此亦遭亂自傷之辭今按此篇序說亦與朱子傳解略同惟朱子不言刺幽王耳說已見前

無將大車

序說大夫悔將小人也朱子曰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爲比也甞讀此小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今

按此篇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

小明

序說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鄭氏箋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四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朱子集傳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云云今按此篇蓋亦周大夫所作鄭氏云牧伯之大夫非也篇內亦未見悔仕意故朱子削其說今從朱子。

鼓鍾

序說刺幽王也毛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朱子集傳王氏

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返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今按朱子集傳載王氏說與毛傳略同但王氏不言會諸侯與毛氏異然凡作樂必因燕饗燕饗必因朝會其義可推而曉毛氏說是也或曰書史不載幽王東巡事書曰淮夷徐戎並興當成王時徐淮之夷已不臣服幽王豈得往會諸侯作樂耶愚謂其說不然大雅江漢常武言宣王平淮徐則淮夷當宣王時已臣服矣幽王即來爲此會豈得云無是事耶書史傳聞蓋多闕略不得據彼疑此也詩末章曰以雅以南以籥

不借幽王所用者。蓋卽先王之樂。但樂是而人非耳。毛氏云。幽王鼓淫樂者。其說非是。

楚茨

序說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朱子曰。此篇至車舝凡十篇。辭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集傳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今按朱子辨論詳矣。序

說無理信不足據也但此篇蓋美天子祀事之詩詳見本傳

朱子集傳公卿有田祿者云云已附詳前總辨朱子云十篇互綜錯簡未詳詳總辨

信南山

序說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朱子集傳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今按此篇說亦同上。

甫田

序說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朱子集傳此詩述

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今按此篇說亦同楚茨篇

詩二章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旣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鄭箋說秋祭社與四方又祭田祖在孟春郊後始耕今按詩言方社田祖承首章南畝耘耔黍稷薿薿之下又三者連類而言則其祭當屬同時甚明說已略見本傳鄭氏云云蓋其義本周禮月令（周禮大司馬仲秋祀祊祊方同攷鄭氏云秋祭四方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鄭氏解孟春祈穀爲正月郊又疑此祭田祖

事當在始耕時，故牽合其說。然與詩意不合。蓋祀方社在秋，而詩蒙首章言之，文義既不相貫。又春祀田祖，秋祀方社，亦不宜先言方社，後言田祖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此祭社恐當在仲春時。祭四方及田祖，或即在其前後，事雖略有蚤晚，而爲期附近，故二者連類及之。禮文殘闕，不可盡考，姑依詩義存其說，俟後之君子。或曰，此篇所言，乃因事禱祚致祭，非祀典之常，不必據周禮月令爲義也。此說亦可備存之。

大田

序說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朱子集傳此詩爲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今按前篇美天子春祀方社田祖之詩此篇美天子秋祀四方之詩兩篇辭義相類而不相答故以補朱子傳解之闕詳見本傳至序說尤無義理辨已見前

周禮籥章祈年田祖龡豳雅祭蜡龡豳頌或疑楚茨以下四篇爲豳雅周頌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爲豳頌朱子集傳亦附其說然豳國名也今非豳國之風而強名豳可乎周禮云云蓋別有其

詩而今亡之。未可鑿說也。

瞻彼洛矣

序說。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朱子集傳。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

裳裳者華

序說。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朱子集傳。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今按此篇說同上。朱子云答

瞻彼洛矣。義亦見前天保篇。

桑扈

序說。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朱子集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今按此篇說亦同瞻洛篇。

鴛鴦

序說。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集傳諸侯所以答桑扈也。今按此篇朱子云答桑扈。說見裳裳。篇。餘說同上。

頍弁

序說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此燕兄弟親戚之詩今按序說辨見前但此乃天子燕兄弟親戚之詩朱子傳說宜蒲詳見前總辨詩末章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其言迫而哀蓋衰世之意與朱子云楚茨以下十篇辭氣和平詳雅然此篇略與前後篇不同讀者詳之

車舝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

序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此燕樂新昏之詩。今按此篇亦天子宴新昏之詩。朱子傳說宜補。餘說同上。

或疑頍弁車舝二篇。詩中未見天子燕飲之意。又車舝三章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此等語意。似與天子昏姻之禮不合。愚謂其說不然。蓋嘗合小雅前後燕飲樂歌諸篇考之。凡天子與羣臣諸侯朝會燕飲之詩。其辭多文而與兄弟夫婦朋友故舊燕飲之詩。其辭多質。何者。朝廷之分嚴。嚴則

不可以或褻故多莊重雅麗之辭所以尊國體也。兄弟夫婦朋友故舊之情洽。洽則不可以或泛。故多平易切貴之辭所以明恩誼也。故常棣燕兄弟而以死喪急難閱牆禦務爲言。伐木燕朋友故舊而以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爲言。此皆世俗常情之論。豈有以異於人哉。頍弁之燕兄弟車舝之燕夫婦。猶此意耳。聖人錄其詩於雅。所以明先王之道近於人情。家庭之化。尊卑同體故也。若謂天子燕飲之詩。必有鋪張夸大之語。此後世侈靡之失。而非

古者立言之體矣至如卑辜云云。乃過爲自謙之辭
以明親愛之意。豈眞謂當日燕飲。遂無旨酒嘉殽之
設哉。或者泥此。而疑非天子之詩。謬矣。

青蠅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朱子集傳、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
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今按朱子集傳云
王者、幽王也。此篇當從序說。辨見前節南山篇。

賓之初筵

序說、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

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朱子集傳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國風小大雅載衛武公之詩三淇澳賓之初筵抑是也。淇澳頌美武公之德故列於風。而賓之初筵抑以其刺屬幽故列於雅。若此篇但爲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即宜與淇澳一篇並列衛風。復何與王朝事而列於雅乎。又如篇內所云。醉後失儀之事。至于號呶亂生。側弁屢舞而不知恥。皆小人酗酒無禮之行。武公衛之賢君雖日飲而有過亦何至於此。而以之爲悔乎。無而言之。則爲自誣。若謂

以他人自警。則即刺時意矣。韓氏云云。不若序說痛切。故今復從之。詳見本傳。幽王飲酒無度。上下化之。合觀前小宛篇可見。詳本篇。故武公作此詩刺之。但其辭旨隱約。祇若自警者然。亦處亂世遠禍患之道耳。

魚藻

序說。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朱子集傳。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今按此下二篇。與前瞻洛裳華詩意同。類義當從朱子傳解。小序謬說。不足錄也。

采菽

序說、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朱子集傳、天子所以答魚藻也。今按此篇說見上。朱子云答魚藻、亦見前裳華篇。

角弓

序說、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今按朱子集傳云王者、幽王也。此篇宜從

序說同上青蠅篇

菀柳

序說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朱子集傳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今按此篇說同上但序刑罰不中一語爲衍義耳

都人士

序說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朱子集

傳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今按此篇序多衍說不若朱子傳解爲切但亦幽王時詩其義當補耳

采綠

序說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朱子曰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集傳婦人思其君子云云今按此篇朱子辨說善矣餘說同上

黍苗

序說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

焉朱子集傳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

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詩今按此篇小序云云乃曲

說也今從朱子傳能但此詩雖役人所作役世或用爲

勞役之樂歌此與前黍苗以下三篇同例而不害於義故夫子採之

與下隰桑菀同式不然此篇事寔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則其詩宜並入大雅矣何爲獨列小雅耶朱子集傳猶

闕此義今補見詩次例

隰桑

序說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曰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集傳此喜見君子之詩今按此篇與前菁菁者莪略同義

朱子傳解宜補序說同上

白華

序說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朱子曰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爲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

今按此篇朱子辨說明白故今從之詳見本傳

緜蠻

序說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朱子集傳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為鳥言以自比也今按此篇合序說及朱子傳解乃得之詳見本傳但朱子云為鳥言自比詩既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阿則下文云云恐非鳥言矣故復酌易其義

瓠葉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

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朱子集傳此亦燕飲之詩今按此篇義同前篇小序辨說亦並見前

詩首章曰幡幡瓠葉二章三章四章曰有兔斯首瓠葉燕飲時菹中所用兔又庶羞之一故詩人偶舉起興以明自謙之意非謂當時但用此饗賓也魚麗言時物之盛亦但以魚酒二者言之當時所謂多且旨者豈唯此二物哉春秋傳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蓋瓠葉薄物故趙孟假之欲一獻小序泥此

詳云古人不以微薄廢禮毛鄭氏復謂庶人燕飲之

詩說益謬矣。

漸漸之石

序說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今按此下三篇並幽王時詩序說云云是也朱子傳解宜稿但篇內曰武人東征而序因以戎狄荊舒爲言恐亦是衍說耳。

苕之華

序說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

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今按此篇說見上但序多衍義又此恐亦非大夫之詩詳見本傳

何草不黃

序說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今按此篇說見上朱子集傳亦曰周室將亡云云其爲幽王時詩亦明

[illegible]存[illegible]十七終

詩益卷之十八

金壇後學劉始興纂

大雅上

文王

序說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集傳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今按此篇小序大意與朱子傳解略同但先儒有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之說朱子辨之已詳今不復論朱子曰漢儒惑於讖緯有赤雀丹烏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改元不知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今天下

之心。旣以文王爲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乃謂此耳。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又朱子集傳云。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又曰。立之樂官。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國語作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耳。說詳後雅歌𢍰下大明篇。

同。

大明

序說。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朱子曰。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今按序意以文王爲

主面推言之。非本篇詩人意也。朱子辨說善矣。又集傳云周公戒成王。已詳見本傳。下篇同。

縣

序說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朱子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今按序意同上。然如此篇說尚可通耳。

棫樸

序說文王能官人也。朱子曰。序誤。集傳此亦咏歌文王之德。今按此篇乃美文王之德之盛而天下歸之。未見所謂官人意。序說不足錄也。今從朱子傳解。

旱麓

序說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子曰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集傳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今按前篇及此並以文王作人爲言下思齊篇亦言譽髦斯士皆一意也其爲美文王之德之詩信矣小序因無義理鄭氏箋解因聞篇中君子指大王王季說益謬也

皇矣

序說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朱子集傳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今按此篇序說雖略主文王然大意與朱子傳解略同今詳見本傳

詩六章言文王伐密遂徙都程邑之事程邑疑即在密地故其詩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言文王伐密而密人既服也又曰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其者指密而言以此推之則文王徙都之地則在密國境內明矣舊註密在寧州今陝西平涼府靜寧州地

程邑漢扶風安陵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地二者或

恐有誤當俟再考。

靈臺

序說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曰文王作靈臺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意今按此篇小序謬說朱子辨之詳矣但詩首章言經始靈臺始作靈臺也二章言王在靈囿靈沼囿沼與臺同曰靈明其為臺下之囿臺下之沼靈臺始作囿沼亦始作也末二

章言辟廱辟雝亦始作於文王故連類及之若辟雝非始作則上二章方言作臺沼末二章忽及辟廱其於義爲不倫而篇意亦不通貫矣朱子傳說義有未盡故今補之詳見本傳朱子集傳引東萊呂氏說云遷民衆之辭也又此篇之作蓋在成王周公時故追稱文王曰王其作臺沼辟廱不必同時亦不必同地先儒異義多端今無據可考闕之可也

文王有聲

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成王周公時詩朱子

集傳文王篇曰文王在上則非文王時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時詩矣大明有聲幷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爲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今按此條朱子說最明晰故詳錄之

生民

毛鄭氏舊解詩末二章並言郊祀之禮朱子集傳分七章爲廟祭八章爲郊祀今按此篇詩意本爲美郊祀后稷配天而作末二章其本旨也又七章曰取羝以軷周

禮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賈氏公彥疏曰。此據祭天而言。故有犯軷之事。蓋古者郊在國門外。將出行往郊。必先爲軷祭。此惟外祀方有之。若宗廟內祀則恐無此禮。詩七章既以軷祭爲言。其爲往郊時事甚明。毛鄭氏舊解得之。但謂陳后稷時郊禮。毛鄭氏舊解如此。則無理不可從耳。至章內唯詳郊祀備物之事。故先言黍稷。次言焫蕭。次言軷祭。次言燔烈。皆錯舉之辭。非依當日行禮次序爲說也。讀者善體會之可耳。或疑焫蕭及燔烈從獻過。恐唯廟祭有之。然先儒推言郊禮。禮經實無明文。大槩多依宗廟禮爲說。據此篇詩義推之。則二者之禮。郊祀

時亦宜有之蓋炳蕭報陽而禘報陰郊為陽祀故無祼禮而有燔柴炳蕭猶燔柴意也周人尚臭郊祀時或炳蕭與燔柴並行所以重臭也至從獻俎廟祭在主婦後先儒言郊祀大宗伯代后行禮此燔烈俎其在宗伯後與杜氏通典馬氏文獻考二書推言郊祀禮頗詳然尚闕此二條宜採本篇詩意補之

附軷祭考月令孟冬其祀行鄭氏註在廟門外西為軷壇厚二寸廣五尺東西為廣輪四尺南北為輪北面設主於軷上孔氏疏此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國門外祖道祭其壇隨路所向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按此條說軷有四時正祭有臨行時祖祭其禮不同或疑軷正祭在廟門外此篇七章作廟祭說或可通愚謂不然蓋

詩七章既作廟祭。則上下文皆言宗廟祀事。卽不宜中閒旁及行神小祀。又鄭氏月令註。先儒或議其非。謂宗廟崇奉祖宗之地。不當雜祭他神。馬氏端臨說。此論實爲正大。禮經亡闕。漢儒註釋。多用臆見。固未可盡據也。

行葦

序說。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子集傳。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今按序說寬泛不切。朱子議其失

詩本意隨文生義無復倫理信矣。朱子曰序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 蓋此詩既次生民之後且下與既醉鳧鷖假樂三篇同次其爲祭畢燕飲之詩甚明。說見詩大雅 又末章曰曾孫維主曾孫主祭者之稱本篇詩文亦有據驗朱子傳解義不可易今斷從之可也。

詩三章因燕及射王肅舊解主燕射爲說蓋祭畢之燕或射與否經無明文故近代學者或欲復從舊義稽嘗據詩意推之古者射以觀德天子諸侯將祭必

與羣臣習射。射中者得與於祭。射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時同姓蓋不與焉。同姓當與祭者，招預或在，不必以射選擇也。今日得與不得與。則唯異姓可知。及祭畢之燕。唯同姓在。或復與其父兄宗族。因燕及射。猶燕射然。所以厚同姓也。或疑燕禮在寢，恐廟寢非習射之地。然古者習射必有處。豈必其在廟寢内耶。禮經殘缺。此篇詩文既明有據驗。則祭畢之燕。亦或有射矣。至其詳則有不可曉者。闕之可耳。

既醉

序說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朱子集傳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今按序說失同上篇。蓋此篇自公尸嘉告以下，皆祭畢燕飲頌禱之辭。朱子傳解文義甚明。但云父兄答行葦，則說同小雅瞻洛裳華篇。

鳧鷖

序說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朱子集傳，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今按詩每章皆曰公尸。孫毓、朱子傳解甚明。序說失同上二篇。鄭氏箋復以首章爲祭宗廟之尸，二章以下，爲祭天地四方社稷山川七祀之尸，義尤悖謬，不足取也。

假樂

序說嘉成王也朱子集傳疑此即公尸所以答鳧鷖今按此篇詩文雖未明言祭祀之事然上與旣醉鳧鷖二篇同次蓋亦祭畢燕飲頌禱之辭今從朱子傳解但朱子云公尸答鳧鷖說同旣醉

大雅下

民勞

序說召穆公刺厲王也朱子集傳序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今按此篇序

與朱子說宜並存之下板篇同詳見本傳

板

序說凡伯刺厲王也朱子集傳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今按此篇說見上

抑

序說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朱子集傳引國語說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懿戒以自儆并邪亂懿爲抑云卽此篇今按篇內十一章雖口亦聿旣耄乃預道後日之

誡而前後凡自稱小子者三蓋武公少時初即位而作解見本傳若如國語云云天下豈有九十餘之老人其作詩乃自稱小子者乎婺源黄氏云武公老矣使人誦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便見溫恭之意韓氏說曲解無理竊疑所謂懿戒者或別有其詩而今亡之韋昭牽合之論未足據也故今復從序義但玩篇內大旨惟三四兩章及末章寓刺王意餘皆自儆之詞詳見本傳

毛鄭氏舊解並作刺王其說多不可通耳朱子議之是矣朱子辨說大意言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厲王暴虐爲甚往以警令爲僭爲薄之誠緩急失宜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則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望於既往之人云云史記

年表武公即位在宣十六年。孔氏疏云，即位於三十六年者誤。今依此篇之義推之，武公蓋即位於厲宣之間。與張耒詩說云武公嘗仕於厲王時，恐或有所本也。

崧高

序說，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朱子曰，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為美宣王而作也。下二篇放此。今按此下三篇序說朱子傳解略同，惟序歸重美宣王，微有異耳。朱子辨說分別淸楚，讀者宜玩。或曰本篇詩人亦有美宣王意，說亦可通

烝民

序說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朱子集傳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今按此篇說見上

韓奕

序說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朱子集傳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送之序亦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召穆公凡伯放此今按此篇說見上序云尹吉甫美其說或有所本而無害於義故今存

之下召穆公凡伯同

常武

詩首章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大祖之大讀從本音南仲皇父並宣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可證大祖猶云出祖解見本傳宣王命南仲出祖倂命皇父整師修戎及下章命程伯休父陳行戒師旅爲三事故下文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也詩文本明白易解鄭氏箋義讀大從泰云以南仲爲大祖今大師皇父云云本句語意殊嫌其大曲依鄭氏箋解或皇父爲南仲之

大祖，文意乃可。若皇父謂南仲為大祖，即

當云大師皇父，大祖南仲矣。讀者詳之。而下文三事

就緒句，亦不可解矣。朱子集傳三事就緒句義從同。朱子集傳未改正

其義，故今酌補之。

周頌

清廟

序說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朱子集傳說同。今按此篇未見成洛邑朝諸侯之意。竊

疑作洛大事也，如為洛邑既成，朝諸侯率以祀文王而

作此詩，則頌體雖云簡質，亦宜略著此意，不當泛如篇

內云云也。今自維天之命以下諸詩朱子旣消切篇意刋除序說謬誤。而此篇仍舊故復推廣朱子之義而倂闢之。

維天之命

序說大平告文王也。朱子曰。詩中未見告大平之意。舊傳此亦祭文王之詩。今按此篇詩意。序所謂告大平者衍義耳。朱子辨說善矣。餘見本傳。

維清

序說奏象舞也。孔氏疏文王時有用兵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曰象舞。按象舞文王

樂也。左傳作象箾。鄭氏義解禮記象武爲武王樂。孔氏因謂大武亦名象。詩無理不可從。詳後雅歌辨。朱子曰。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今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如依序說。所謂文王之典者。當即指象舞言矣。下文乃云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上句方言功伐。而下文忽及祀事。辭義豈融洽耶。故今從朱子傳解

朱子疑此篇有闕文。今按詩首曰。文王之典。凡周之禮樂法度皆是焉。而下文但以祀事爲言。故朱子疑其闕文。但玩篇意。首句雖若泛指。蓋祀典亦在其中。

首句先推廣之下文乃切指之義理通貫恐非有闕也

烈文

序說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朱子曰詩中未見即政之意集傳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今按周室祭祀之禮固多定於成王周公之世然曰成王即政舊實未及此意朱子削之是也

天作

序說祀先王先公也朱子集傳此祭大王之詩今按此

篇先儒泥小序說或云時祭或云祫祭謬論頗多然考詩辭雖兼及文王而惟以大王治岐言之則其爲祭大王之詩明矣故今從朱子傳解

昊天有成命

序說郊祀天地也朱子集傳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又云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今按此篇詩意及國語說朱子傳解明白有據小序謬義不足辯也

時邁

序說巡守告祭柴望也。朱子集傳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今按春秋傳引此詩云昔武王克商作頌云云而外傳又以爲周文公之詩。今合春秋內外傳及小序說解之。蓋武王克商後巡守告祭柴望而周公作此詩後世或用爲巡守祭告之樂歌耳。詳見本傳。但朱子集傳說兼言朝會。夫朝會樂歌有雅詩蓼蕭湛露瞻洛裳華諸篇在。此則其告祭柴望之樂歌耳。故不列於雅而列於頌。夫子曰雅頌各得其所。此之謂也。

執競

序說祀武王也朱子集傳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今按篇中明言成康而序祇云祭武王。朱子辨說已詳。朱子曰，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未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但此篇以昊天有成命篇例之，當爲祭成王康王之詩，首言武王，所以推本之，猶昊天有成命篇首言二后也，詳見本傳。至一篇詩兼祭二王，則其說有不可曉者，姑闕之可耳。

思文

朱子集傳朱子此條見時邁篇。今附辨於此。左氏外傳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今按左氏外傳。及韋氏呂氏說。以時邁執競思文三篇。爲肆夏樊遏渠。而天子享元侯用之。皆於本篇義未有取。說詳後雅歌辨。蓋所謂肆夏樊遏渠者。或別有其詩。而今亡之。韋氏呂氏牽合之論。未足據也。朱子集傳附載其說。而未有明辨。故

今補之。

臣工

序說。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集傳。此戒農官之詩。今按此篇朱子傳解。明白清切。序說不足採也。或疑戒農官詩。不宜列於頌。說已詳詩次問。

此篇蓋成王時戒農官之詩。下篇曰。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戒農官蓋始於成王時。此篇在噫嘻前。其爲成王戒農官之詩蓋信。又此戒農官。當在暮春時。故其詩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也。

噫嘻

序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朱子集傳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詩今按此篇說同上篇

詩曰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此康王以後戒農官之詩或曰此即康王戒農官之詩今考頌詩迄於成康云康王戒農官說亦可通此戒農官當在成王廟故詩以成王昭假言之戒農官在成王廟則此篇信康王時詩乎又前篇戒農官在暮春時此篇曰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則又在春初矣戒農官無常期凡耕耤及

時祭後皆可行之賦

豐年

序說秋冬報也鄭氏箋報者嘗也烝也今按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雙湖胡氏云此年穀始登而祭宗廟之樂歌胡氏說與詩意合故今從之詳見本傳朱氏克升云朱子集傳初本亦作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故辨說云序誤然考鄭氏箋義則此篇序說原未嘗誤耳

雝

序說禘大祖也鄭氏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朱子集傳此武王祭文王之詩今按此篇朱子傳解明白清切詳見本傳但據序說及鄭氏箋義云大祖文王蓋亦作祭文王之詩惟所謂禘者與宋儒說有異耳漢儒禘祫義一則合祭於大廟一則各執其廟祭之一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大於四時祫大於禘至宋儒從王肅論據禮記祭法及大傳以祭大祖自出之帝爲禘合食毀廟羣主爲祫其說不同

周禮鄭氏康成說以此篇爲祭畢徹俎之詩今按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言諸侯始來助祭也又曰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復言方薦牲陳祀之事若此篇果爲

徹祭而作則篇內當略陳其事如小雅楚茨五章所云者今乃以方祭時言之何其辭事不稱乃爾乎論語三家以雍徹夫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今以詩意考之不惟三家之堂於義無取併徹祭亦無取爾也蓋三家歌雍詩而不辨其義至於干犯名分無所顧忌且以大夫而僭天子之樂矣其用之徹祭或亦當世沿襲之誤豈必有合於作詩本義耶夫子但責其僭竊之罪其他則略而不言所以權其義之輕重耳鄭氏惟誤解論語遂附會其說朱子集傳亦未有明

辨故詳論之。

武

序說奏大武也。朱子集傳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文云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今按周公作大武之舞。以象武王之功。既成而歌此詩奏之。故名為武。春秋傳引此為大武卒章。蓋歌此詩於大武之後。故曰卒章。猶冏垂曰亂。至朱子集傳云春秋傳引此為大武首章者。蓋傳寫之誤。餘見後酌桓篇。

載芟

序說春耤田而祈社稷也。朱子集傳此詩未詳所用。然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今按篇首至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廿四句。即豐年首六句意也。有飶其香以下。皆頌禱之辭。序說失之。朱子傳解見豐年篇。

良耜

序說秋報社稷也。朱子集傳無明解。今按此篇與前篇同式。而大意相類。蓋亦猶前篇之義耳。

詩曰。殺時犉牡。爾雅釋畜曰黑唇犉。未嘗言黃牛也。毛傳始云黃牛黑唇犉。孔氏疏云釋畜直云黑唇犉

言黑唇明不與身同色故知黃牛觀孔氏云云知毛氏未有明據亦是以意爲說耳黃牛非祭宗廟之牲故改從爾雅義說見本傳

絲衣

序說繹賓尸也朱子集傳此亦祭而飲酒之詩今按此篇當從序說詳見本傳

詩曰兕觥其觩鄭氏箋釋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孔氏疏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今按儀禮禮記言祭祀唯用爵觶角散之屬無及觥者而兕

觥罰爵之說。亦不見爾雅。毛氏周南卷耳傳。雖云兕觥角爵。至鄭氏始依周禮觥罰之文。而云罰爵。考凡詩言兕觥者非一。周南卷耳豳七月小雅桑扈及頌此篇皆有之。如云罰爵。則古者天子諸侯朝會祭祀燕飲。或宜設之以為羣臣失禮者戒。如小雅桑扈及頌此詩。說猶可通。若彼宮中后妃何為亦用此爵。而豳人之躋公堂者。舍他爵不用。而獨以罰爵上壽。義何取乎。竊疑觥即禮所謂角。而非罰爵也。故毛傳祗云角爵。朱子亦云。周禮觥罰。但謂以觥罰之耳。非必

能尊爲周爵也以此言之鄭氏孔氏之說其失明矣

酌

序說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朱子曰詩中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今按酌桓賚般四篇據左氏春秋傳說即所謂大武也春秋傳昔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武卒章今武篇也其三今賚篇其六今桓篇但今詩各分篇立名而左氏不同者蓋左氏以此四篇並爲大武之詩故與前武篇合數之其以桓爲大武之六者誤也至序說則朱子辯論已明

禮記內則十三舞勺。勺，鄭氏儀禮註引酌篇，孔氏疏云，言十三之時學此舞勺之文舞也。今按此篇旣爲節武舞之詩，恐不得復爲勺舞樂章。先儒以酌勺音近，故附會之。其實蓋非一詩也。

桓

序說講武類禡也。朱子集傳，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于其事也與。今按此篇爲大武歌詩，左氏已有明據，不得復如序說也。餘見本傳。

賚

序說大封於廟也朱子集傳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今按此篇說見本傳

般

序說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朱子集傳般未詳今按般篇說亦見本傳

魯頌

朱子集傳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今按周成王

賜魯伯禽天子禮樂。蓋其時魯雖僭用天子樂章。然未嘗自作詩。奚以知其然。頌者宗廟祭祀之樂歌。使魯伯禽時嘗僭作頌詩。則必有祭周公詩。如祭文王清廟維清之類。及夫子時。詩尚宜有存者。又自伯禽以下至魯僖凡十五公。若皆嘗作頌詩。其閒必有一二明文可據知為某公詩者。夫子既不刪僖公詩矣。豈反削其先代之作耶。今魯頌之存者惟四篇。而其閒有明文可據者。又惟僖公一人。則可知魯前此之未嘗作詩。而小序季孫行父請命於周云云。其說必有所本。而不可廢矣。詳

見下駉篇

駉

序說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朱子曰序事實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今按序說已見上其務農重穀云云但因詩中美僖公之德有思無疆思無斁等語故作推原之論如此耳似亦可通存之

有駜

序說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朱子曰。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今按魯人作此詩。正欲見僖公君臣有道之意耳。首章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臣有道也。末章曰。君子有穀。貽孫子。君有道也。此雖夸大失實。然作者之意固如此。序說未可廢也。

泮水

序說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朱子曰。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修也。今按僖公修泮宮事。不見春秋。又詩五章以下。言僖公平淮夷之功。春秋亦未有僖公伐淮

夷事安成劉氏曰春秋不書常事故作泮宮之事十二公皆無所見僖公十三年從齊桓會於鹹爲淮夷病杞十六年從齊桓會於淮爲淮夷病鄫僖公嘗從齊桓平淮夷故詩頌美之但篇中云云有過其實者則魯人之溢辭耳由此言之此篇爲僖公之詩甚明至爲燕飲落成作詩卽有頌其能修意序說亦無礙也

商頌

烈祖

序說祀中宗也朱子曰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

湯孫則亦祀成湯之詩耳今按此篇朱子傳解明白序說誤矣

玄鳥

序說祀高宗也朱子集傳未有明解今按詩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詩既言武丁孫子又曰先后其爲祀武丁孫子之詩而非祀高宗明矣詳見本傳

尙書無逸篇稱殷高宗後卽稱祖甲孔氏安國因史有祖甲亂之七世而殞語遂以祖甲爲大甲蔡氏註說辨之已詳今援此篇詩文証之蔡氏說益信學者參

觀之可耳。

長發

序說大禘也。朱子集傳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今按此篇蓋商大享之詩，說見本傳。商制大享，或別立祭名，亦未可定。然說無可考，闕之可耳。

詩說卷之十八終